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智謀

傳云智者利人又云咨難曰謀葢智以興利謀以紓難者古之道也春秋之世下逮戰國諸侯競取其霸大夫各圖其功故有處重臣之列負先見之明考幾微極思慮畫經久之畧獻康濟之謀詭辭以濟禍亂重幣以誤

仇敵或兵車之既會金鼓之既陳辨盟載之義決勝負之策飾之以文辭潤之以禮樂足以讋服諸夏光啓邦家若其合從連衡搆怨速禍專任喉舌遐棄二刑者盖不足稱焉

管子名夷吾字敬仲齊大夫也桓公問於管仲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

公即為百里之域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仲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

生鹿二十賜予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伍倍楚以生鹿藏錢伍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伍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伍倍是楚强也桓公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桓公又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

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桓公又曰寡人多務令衙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能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沮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

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

煮泲為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三千萬出粟三數千萬鍾受子息民三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諸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以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

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
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
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
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
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
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
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
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

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緇緺緞之於萊亦純緇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

此之謂國準桓公又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三君杞邢衛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因始行於天下矣又桓公曰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屋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

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淺滅垝四面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强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困於内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興

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無貯粟無曲堤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君于南自伐秦而自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山

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為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又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賈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

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顧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使修三年而代服桓公又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

子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十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辨其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

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又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罪犀犀皮可為甲戟車戟也柲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刖刖之屬鞼盾綴華有文如繢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宥赦也閒罪刑罰之

疑者尚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不可上下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矢取往而不反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美金以鑄戟劍鑄冶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惡粗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也斤形似鉏而小斸研也試諸壤土則甲兵大足也

王繆秦繆公內史也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

士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遺之女樂以蕩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緩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歳淫縱牛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繆公迎拜之上卿遂以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入云秦繆公見由余悅而欲留之由余不

肓繆公以告蹇叔曰君以告史廖廖曰戎人不達于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不聽因怒而歸秦

屈瑕楚莫敖也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公孫偃魯大夫也齊師宋師伐魯次于郎公孫偃曰宋

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鬬廉楚大夫也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于

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荀息晉大夫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

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懦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

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語諺語也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

先軫晉大夫也楚伐宋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境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禮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返國何以報我故退三舍以報背惠

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於莘北楚師敗

續

狐偃晉大夫也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楚圍宋宋復告急于晉晉文公欲救則攻楚謂楚嘗

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于晉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宋楚急曹衛具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師叔楚大夫潘尫也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

王諸父陘隰地名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惟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皆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强故遂滅庸

公孫申鄭大夫也晉人執鄭伯鄭人圍許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也晉必歸君明年晉歸鄭伯

仲孫蔑會大夫孟獻子也襄公二年秋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謀計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惟鄭言復憂齊叛罃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吾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獻子之謀

慶虎陳大夫也楚子囊圍陳諸侯會陳侯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陳侯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孫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

知武子晉大夫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子展鄭大夫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

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

荀偃晉大夫中行獻子也衛侯出奔衛人立公孫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對曰不如因而定之

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於戚謀定衛也（定剽立）

欒王鮒晉大夫桓子也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

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内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

縗冒經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拒之故為婦人服而進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官備守者

叔孫豹魯大夫穆叔也襄公在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望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厨人濮宋厨邑大夫也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

心後人有待其哀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師公子苦雉偃州員

冀芮晉大夫也晉獻公二十三年遂發賈華等伐屈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翟地晉兵解而去晉既殺奚

齊卓子秦穆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乎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

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環挾纓瓌以望君之塵垢者黄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敢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戴之置仁不亦宜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

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國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亦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侫其誰能恃君子曰善以徵勸

張孟談趙臣也知伯帥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

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於他國他國不與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悅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悅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

與知伯因隂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隂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宫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

高至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紓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

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
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
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亡矣亡則
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矣夫知伯之為人也麤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
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
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
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

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諸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子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嚮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

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

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段規韓臣也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伍員事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

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于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文種越大夫也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

挫也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吴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吴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寛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獘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令諸稽郢行成于吴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舉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又赦宥之君王

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任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名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許越成

范蠡越大夫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之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國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剽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

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糴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吳國王何憂焉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王將與之伍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魯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阸以有吳哉踰渡也越歷也阸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死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覇且夫饑代事也先王闔閭也代更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餓而不食非仁者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禽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

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勿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

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

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

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張儀事秦惠王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

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

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

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强富厚輕諸侯儀又以商於六百里地詐楚懷王後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謳歌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

儀厚禮之如故

段干朋齊臣也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獘魏邯鄲拔而乘魏之獘威王從其計

無忌魏公子也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魏王以

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亂外交强秦魏之

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韓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其故地今負强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强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

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在修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在平皐）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汲縣屬河內）有鄭地（成皐滎陽亦屬鄭）得垣雍（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

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汪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在究縣）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一作城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一云魏山都句陽有垂亭）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丹字史記齊闞止作監字闞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一作百）名都數百（一作十）秦乃在

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免

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
已通韓上黨於共甯朝歌有甯鄉使道安城出入賦之是魏
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
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
以為縣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
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
矣
虞卿為趙上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

名樓昌與虞卿曰軍戰長平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切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名虞卿

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

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

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

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地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

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聖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

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

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獘瓜分之趙且亡矣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

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齊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寳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虞卿又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寧朝於人乎趙王曰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

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君萬戶之都請殺范痤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空執范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也夫殺無罪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大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也臣竊以為與其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一作信安君書曰夫趙魏

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用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諾遽言之王而出之

孫臏齊臣也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名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

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嬰一作肦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又云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田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我救之是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于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専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樂毅為燕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强南敗楚相唐眜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

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嚪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

惠施魏臣也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

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諭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令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

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

魏而畢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

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矣田嬰不聽遂内魏王而

與之並朝齊使再至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

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薦賢　賢德

薦賢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舉爾所知惟君子之不比各於其黨見士庶之相讓若乃春秋務戰之世敵國急賢之際而有處大夫之列挾霸王之術

以尊其主者何嘗不勤接士類汲引材智推轂靡遺於後進拔茅乃至于彙征大則讓卿宰之位小則備家陪之列或以素敦友善夙知隱滯或以方在覊旅久為僕御並加推奬俾之效用至於舉讐取盜曾無嫌間自非深於知人忠於事上者其能若是乎

鮑叔牙齊大夫也桓公使為宰宰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傭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餓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惟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

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家不失其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故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鈎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對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桓公遂任以政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

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寗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輕有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司理犯君顔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臣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者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

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以不能　君若欲治國强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者僻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人　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于大夫連升于公與為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佚之狐鄭大夫晉文公與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亦鄭大夫　公從

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師乃還

臼季晉大夫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敬謹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

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祇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百里奚秦大夫初仕虞虞亡走宛秦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銍一作姪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

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虞丘相為楚相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趙文子趙武也為晉大夫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

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士大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呼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與誰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賔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

人也

司馬侯為晉大夫悼公與之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祁奚為晉大夫請老老致仕也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

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媢屬也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言惟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趙盾為晉大夫趙盾宣子也言韓獻子於靈公獻子韓厥也以為

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勉之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也

公叔文子為衛大夫薦其家臣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本

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上孔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言行如是可諡為文

晏嬰為齊相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晏嬰嘗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嬰長不

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魏冉為秦相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

公仲連為趙烈侯相國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

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施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

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
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帥荀
欣為中尉徐越為内史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
趙勝封平原君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為賢
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田忌為齊大夫孫臏至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
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帥大破梁軍
貂勃為齊大夫常惡安平君田單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

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由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得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

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

李克為魏大夫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文侯弟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

家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乎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

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游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鄭安平魏人范雎既為魏齊笞擊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

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

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後秦王拜雎為相

賢德

夫家陪攸設命曰諸侯之臣德用孔彰乃為巨室之慕本自列國政出多門武力相征謀臣並騖達從政之道處交兵之間而能滅私狥公克己致讓謙抑周慎教戒垂裕改過不吝容衆在寛正以御家忠以事上信義兼著貞白自守飭行以絜矩恕己以推義無遺時哲得是民好謹厚而知節廉約而繕性至於進退語默咸適其宜昭厥聲猷為人景仰斯乃得士君子之道矣

臾駢為晉上軍佐初賈季奔狄趙宣子使臾駢送其孥孥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子良鄭公子也鄭靈公遇弒鄭人將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

郤克(郤獻子也)為晉大夫將中軍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韓氏獨受謗)

士燮范文子也為晉大夫佐上軍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公子黑肱為鄭大夫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

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是月子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華元為宋大夫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皤大腹棄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子罕為宋司城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魯襄公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茂師慧（樂師也茂惠其名也）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晳也）司城子罕以堵汝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汝父尉翩司齊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

必無人焉故也千乘之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而輕國相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荆人士尹池尹一作君使於宋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於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吾不禁也士尹池

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乃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范武子為晉大夫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為會于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尚上也

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

子產為鄭大夫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惟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也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

叔孫豹為魯大夫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虢之會楚告

於晉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叔孫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禍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避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子之羣吏處不避汙汙勞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又誰從之安靖則衆賢能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陳桓子為齊大夫欒施高彊來奔於魯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不可彊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而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齊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孫捷（三子襄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

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

叔孫婼魯大夫也為晉人所執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楚子期伐陳季子救之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

司馬牛為宋大夫桓魋之弟也桓魋之寵害于公侍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魋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

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之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沈諸梁字子高為楚葉公白公勝作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圍公陽穴宮負王昭王子惠王也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月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栢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縊死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

趙文子為晉大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

二寸以爲侯中退或爲安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吶吶舒懾貌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生不交利也廉死不屬其子焉也潔管鍵也

晏嬰爲齊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其在朝君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七